



話 劇

12次列车

中国铁路文工团话剧团集体创作

章 洛 丁治霖等执笔

〔話 劇〕

12次列車

中國鐵路文工團話劇團集體創作

章 烙 丁 治 霖等執筆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1

〔話 剧〕

12次列車

集体創作者 中国鉄路文工団話劇団

执 笔 者 章 焰 丁治霖等

*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94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56 1/32 印張：2 3/8 插頁2 字數：46,000

1961年2月第1版

196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2,000册

統一書号：10078·1673

定价：(八)0.32元

內 容 提 要

从沈阳开往北京的 12 次列車，在运行中，突然受到暴风驟雨的襲击。山洪暴发，大水猛烈地冲击着路基，巨浪严重威胁着桥梁。在这样的时刻，全体列車人員在党的领导下，团结旅客，当机立断，采取正确措施，终于化險为夷。

这一事件反映了人民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高尚的品质，显示了铁路員工为旅客服务的高度負責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二幕

第四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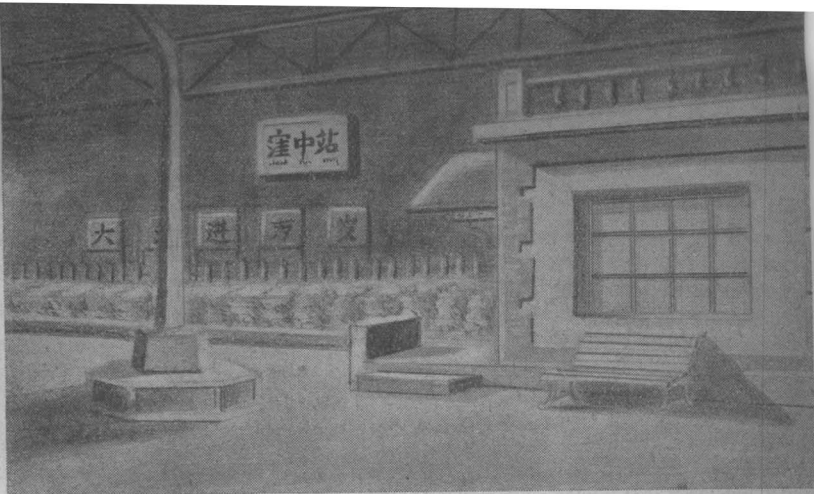


第四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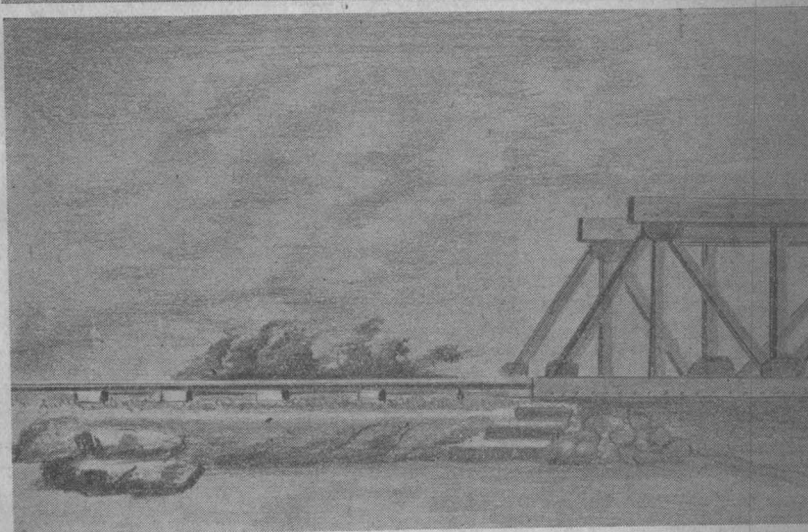
第五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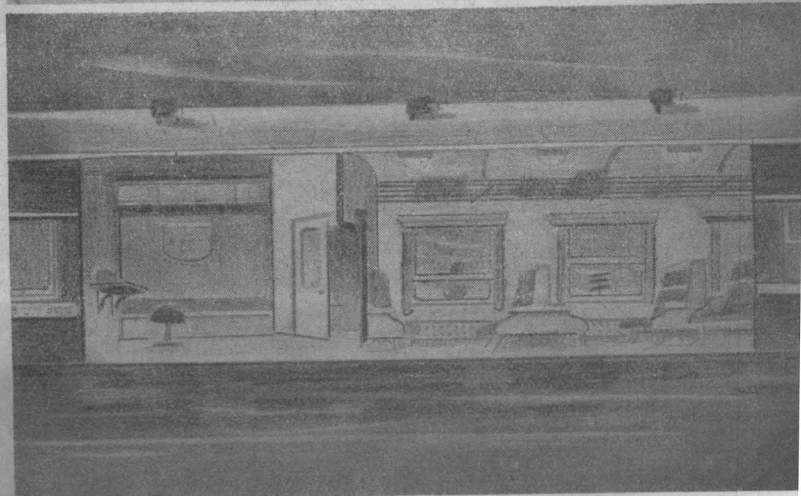
第一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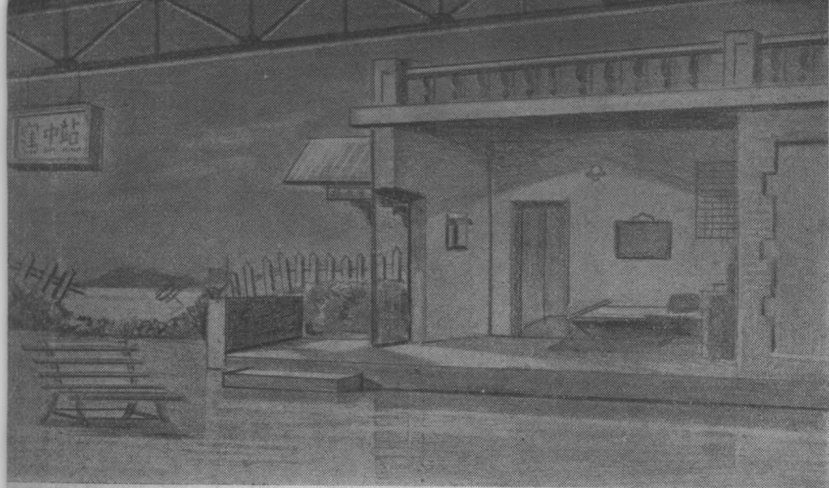


第二幕
(連續暗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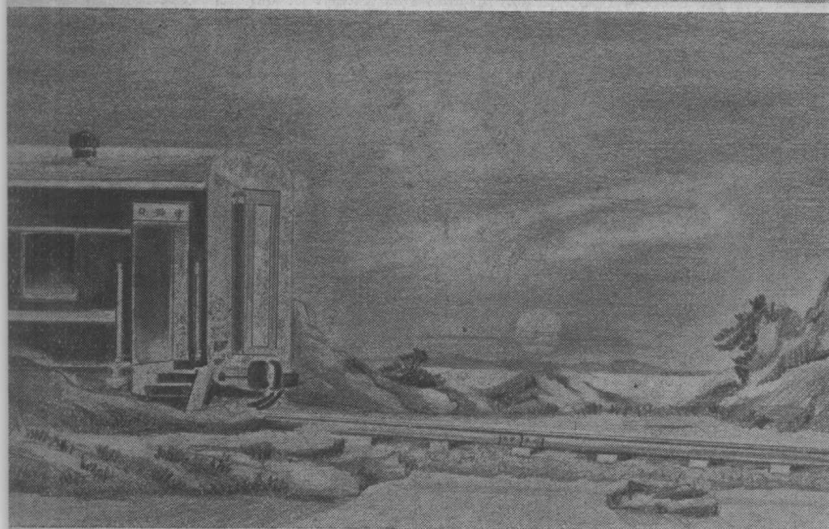


第二幕
(暗轉后)
第四幕





第三幕



第五幕

布 景 說 明

第一幕 站长室大窗户的墙壁,应用纱幕画个大窗户,观众能够通过纱幕看到室内站长接到十二次列车开来的电话命令及调度情况(当站长走进室内时,室内灯光渐明,室外灯光渐暗,使观众感觉同一环境内有两个表演区)。

第二幕 连续暗转石河桥头一景在纱幕的前面。暗转时,舞台上的光速暗,纱幕后的车厢渐明,同时车厢外有剪影的影物在向后移动,使观众感觉到列车在飞奔地前进。这段情景结束时再暗转到纱幕前的石河桥头。

第三幕 以原来第一幕的站长室拆去前面的墙壁,成为半室内、半站台的情景,并按原第一幕的位置向台中移动,使三面观众都能看到室内的情景。

第四幕 车窗外的流动景物应注意列车前进、后退的方向。

第五幕 列车退到高地的情景。天气是由阴转晴,由拂晓转黎明,太阳渐升。

人 物

铁路职工方面

孙明远——列车长

小 叶——列车员

小 李——列车员

老 郑——乘 警

运转车长

司 机

孙站长——孙明远的父亲

小 馬——站务员

小 張——站务员

刘满堂——养路工长

李書記——铁路局党委书记

客运处长

工务处长

卫生处长

养路工甲、乙、丙、丁、戊、己

人民公社方面

老 金

一社員

旅客方面

大 校——解放軍軍官

許秉忠——受傷工人

何 麗——實習醫生

蔣超群——外科大夫

高大娘——養雞能手

女演員

老農民

採購員

湯經理

一婦女

軍 人

老太太——孕婦之母

旅客甲、乙、丙、丁、戊

第一幕

时 間 1959年7月某日下午。

地 点 洼中車站站台上。舞台左面是站长室，右面有供旅客候車的圓圈椅，后面是一排木柵栏，上有“大跃进万岁”的标語牌。台口就是火車行駛的軌道。

〔幕启：雷声轟鳴，风雨交加。旅客們聚攏在风雨棚下候車。〕

一妇女 （怀抱孩子焦急地走动）唉，这雨……下起来就沒完沒了。

老农民 早看东南，晚看西北。瞧那边，这雨呀，一时半时不能停哪！

高大娘 （抱着一个木盒子）活了几十年，沒見過这么大的雨，三天三夜沒住点。

一妇女 可不，人还有个喘气歇脚的时候，老天爷下到何时算完哇。

〔湯經理手里拿着三、四块面包上。〕

湯經理 这雨可沒一定。

高大娘 瞧你，又买来了，你吃得了这么多呀？

湯經理 晴带雨傘，飽带飢粮，遇事总要留点后备。老大娘，这趟車可沒餐車呀！

高大娘 不怕的，如今走到哪也不会挨飢受餓。我担心庄稼要受害呀！

湯經理 真稀罕，庄稼能讓雨水給淹了？

高大娘 同志，你不知道，咱們这一帶地勢太洼。

老农民 这不，（指站名牌）你瞧見沒有？“洼中”。

湯經理 噢，这么說还有典故哪！

高大娘 是这么回事，很早以前咱这几年来年发大水，有一年，連阴雨下了整整三个月，山洪下来了，这个大呀，水头是黑的，有一丈多高，那真是过房房塌，过树树倒！咱这一帶就給淹了。大伙正发愁呢，不知从哪来了个巧铁匠，什么活一經他的手，是又快又結实，有人看着洪水实在没办法，就对他說，巧铁匠，天漏了你給补补吧。

湯經理 說得好，可铁匠有什么法子？

高大娘 有法子。第二天天剛亮，就听見山头上叮当叮当有斧子劈石头的声音，不多时，天昏地暗，就看見一条黄龙在云雾里張牙舞爪直翻騰，这时候那铁匠一手擒着黄龙的身子，一手推开西边那座大山，这一拉，阴云都散了，天上出了一道彩虹，雨住了，铁匠也不見了。

湯經理 那龙呢？

高大娘 压到山底下去了。

湯經理 有意思。从此以后，这地方就……哎哟，这水都流到脚下来了。快拿包袱，快！

〔众旅客紛紛搬动地方。〕

〔孙站长从站长室走出。〕

一妇女 站长，这車什么时候来呀？

孙站长 列車大約晚点三十分鐘，雨太大，不好走。

〔何丽上。〕

何 丽 站长同志，您瞧，我还等着您答复呢。我們那个臥鋪有办法沒有？呆会儿車进站就来不及了。

孙站长 同志，根据前站預报，我們站只售兩張臥鋪，已經卖完了。等車一进站……

何 丽 不是我自己要。要是我一个人，怎么都好办。只一夜就到北京了，可我护送的是一个腿脚不能动的病人，您說沒有臥鋪行嗎？

孙站长 是的，我一定想办法。跑这趟車的車长是我了头，車一到站我就交代您这件事。

何 丽 那我先把病人扶到站台上來。

孙站长 車晚点，先在候車室歇歇吧。

何 丽 好吧。（下）

湯經理 （頗有兴趣）來，老大娘，車还早呢，您的东西我拿着，繼續講下去。

高大娘 輕一点放。

湯經理 雞蛋？卖的嗎？

高大娘 不，送北京去展覽的。（不放心地抱起木盒子）我自己拿着吧。

湯經理 好。您說黃龍壓在山底下了，后来呢？

高大娘 唉，你們当干部的听我这老婆子講什么呀，我这都是瞎胡說的。

湯經理 不，这里边有典故。老大娘，您是亲眼所見嗎？

高大娘 我們做小孩子那陣，听我姥姥說的。

〔众大笑。〕

〔孙站长进站长室。〕

老农民 依我看，这故事有道理，黄龙有沒有，且不管它，这铁匠可真有，不是一个，而是千千万万。咱社会主义的工人、农民，天不好，敢碰天；地不好，敢动地。闹水灾，咱公社兴水利，只要水库一修好，再大的雨也不怕。

高大娘 对，如今巧铁匠有的是。

湯經理 那你刚才还耽心雨下大了不好办。

高大娘 你不知道，水库要秋收以后才能完工，没想到雨季来得早，又一个劲的下，真叫人犯愁。

老农民 这是十年九不遇的大雨，就怕水漫过西边的石河桥。

〔刘满堂匆匆上。〕

刘满堂 (大惊)什么？

老农民 我说水要漫过石河桥，山洪来了不得了呀！

刘满堂 那可不行！孙站长！（急向站长室跑去）

〔众旅客疑虑地等待着。〕

〔站台上灯光渐暗。〕

〔站长室内灯亮。透过纱幕墙可以看见孙站长在打电话。〕

孙站长 是啊！石河水上涨的很厉害……

刘满堂 石河桥怎么样？

孙站长 (以手制止)是的，现在此地暴雨不停，石河桥没什么

变化，綫路沒有发现重大險情。雨再不停，車站可能进水。好，好！“12次列車”晚点了……好咧。我們当班的养路工全出动巡道了，好，好！（放电话，向小張）“12次列車”繼續前进，进站后待命发车。

小 張 好咧！（搖电话）

孙站长 老刘头，你来得正好。

刘滿堂 孙站长，这桥不能大意。

孙站长 刚才局調度电话，問綫路、桥梁情况。

刘滿堂 这雨一連下了三天三夜，路基有的地方可能发生松软現象，要是山洪暴发，再好的路基也頂不住，石河桥更要注意檢查。好吧，我把歇班的同志召集起来，馬上坐軌道車去一趟。（欲走）

孙站长 老刘头，你去找我就放心了，发现險情要及时报告，立刻采取措施。

刘滿堂 好吧。（走）

〔随着刘滿堂走出，站长室灯暗，站台上灯亮。孙站长急上。〕

孙站长 刘工长，刘工长，你等等！

刘滿堂 孙站长，事情紧急，不能再等了。

孙站长 你把雨伞带上。

刘滿堂 不碍事。

孙站长 干脆，把我的雨衣穿去！

〔刘滿堂接雨衣匆匆下。〕

采購員 站长同志，发生什么事了？

孙站长 没有什么，大家安心等車吧。

湯經理 車到底什麼時候能到？再晚就趕不上北京吃早点了。

〔一群旅客拥上，七嘴八舌地問長道短。〕

旅客甲 同志，車有信儿沒有？

孙站长 雨太大，可能司机看不清信号。

一妇女 車要來不了，早告訴我們，再晚，就是不走，回家都摸不着道了。

採購員 那怎么可能呢。解放十年的鐵路，这点雨还能把火車擋住了？晚到一会，无非是……

旅客丙 站长同志，再过半小时怎么样？

孙站长 同志們，不要着急；車已經从前站开出来了，請大家再稍等一会儿。

〔大校上。〕

大校 站长同志。

孙站长 首长同志，車已經从前站开出来了，請您准备一下吧。

大校 不，站长同志，有两件事情要請你帮忙。

孙站长 您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办到的，您尽管說。关于車晚点，那是因为雨太大……

大校 这我知道。你能想法子借給我們一副担架嗎？

孙站长 担架？您要担架干什么？

大校 候車室有一位受伤的工人同志，上車很不方便……

孙站长 您放心，我們負責照顧。

〔何丽拿着一張臥鋪票上。〕

何丽 首长同志，我跟許同志說了，他坚决不同意这样做。他說您年紀大了，到北京还有許多公事，决不能讓您

坐着，他躺着。

大 校 大夫同志，車馬上要进站了，有个臥鋪他减少痛苦，你减少麻煩，而我坐着和睡着有什么两样呢？

何 丽 那不行，这臥鋪票是您先买到的。

大 校 照你这样說，什么事只有先后，沒有別的啦？你是大夫，應該关心病人。

何 丽 他說什么也不肯收下。

大 校 那你應該想办法說服他。

高大娘 解放軍同志，什么事說服不了？我来管管閑事。

大 校 这位大夫送一个工人去北京治病，那个工人同志的腿让机器压伤了，他是为了搶救一个同伴受的伤，現在他没买到臥鋪……

何 丽 这位首长一定要把臥鋪讓出来，这样他自己就得坐一夜。

大 校 大娘，你說是不是應該这样做？

采購員 （一本正經的）我看这事很好解决。

大 校 啊？

采購員 站长，再卖给这位女同志一張臥鋪票不就解决了。

孙站长 我們站上只卖两張臥鋪票，一早就卖光了。这样办，等会儿我丫头来了……

采購員 什么？你丫头？

孙站长 等12次列車长来了再想办法。

大 校 简单的事情却要往复杂里办哪！老大娘，你說呢？

高大娘 我說呀。从前日本鬼子还没走的时候……

湯經理 我的老大娘，人家問臥鋪，您又講起发大水来了。